

曾文正公全集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訓目次

諭紀澤(願爲讀書明理人).....	一	諭紀澤(看注疏及寫字法).....	一三
諭紀澤(讀書寫字之方法).....	一	諭紀澤(早了男女婚嫁事).....	一四
諭紀澤(讀書求心得).....	二	諭紀澤(宜從有恆下工夫).....	一四
諭紀澤(學詩學字之方法).....	三	諭紀澤(守家法及看文選).....	一五
諭紀澤(治經學賦習字法).....	五	諭紀澤(宜研究訓詁詞章).....	一六
諭紀澤(宜研究天文之學).....	六	諭紀澤(作文貴珠圓玉潤).....	一七
諭紀澤(宜繙閱校經書籍).....	七	諭紀澤紀鴻(戒積銀錢置田產).....	一八
諭紀澤(宜先看胡刻文選).....	七	諭紀澤紀鴻(言語舉止要穩重).....	一八
諭紀澤(宜勉盡愛敬之道).....	八	諭紀澤(散步爲養生祕訣).....	一九
諭紀澤(用筆結體之兩端).....	八	諭紀澤(論文之古雅雄奇).....	一九
諭紀澤(南北書法之派別).....	九	諭紀澤(宜常臨摹柳帖).....	二〇
諭紀澤(讀書宜先窺門徑).....	一〇	諭紀澤(述古人之解經說經).....	二〇
諭紀澤(宜分類手鈔詞藻).....	一一	諭紀澤紀鴻(述須以勞字謙字爲重).....	二一
諭紀澤(辨別尙書之正僞).....	一二	諭紀澤紀鴻(述軍情與家教).....	二二

諭紀澤(宜雇人至家種蔬)·····	二三
諭紀澤(說文中原有逸字)·····	二四
諭紀澤(學書須窺尋門徑)·····	二五
諭紀澤(宜努力看讀寫作)·····	二五
諭紀澤(惟崇儉可以長久)·····	二六
諭紀澤(目錄分類之方法)·····	二七
諭紀澤(批示所作之凡例)·····	二八
諭紀澤(胸次須博大活潑)·····	二八
諭紀澤(寄銀爲二女奩資)·····	二九
諭紀澤(述詩學及小學)·····	二九
諭紀澤(述軍情言謹慎自逸)·····	三〇
諭紀澤(懋解煩勞自述服藥)·····	三一
諭紀澤(勗以有恆則進德業)·····	三一
諭紀澤紀鴻(謂宜以禮貌待人)·····	三二
諭紀澤(宜用心詞章之學)·····	三二
諭紀澤(當作書教誠袁塔)·····	三二
諭紀鴻(兌銀爲進學之用)·····	三四

諭紀澤(宜時時哦詩作字)·····	三四
諭紀澤(行氣爲文章要義)·····	三五
諭紀澤(夜間不復能看字)·····	三六
諭紀澤(軍情懸安危之際)·····	三六
諭紀澤(來營中省視)·····	三七
諭紀澤(鑽研小學古義)·····	三七
諭紀澤紀鴻(心緒惡劣盼父子一敘)·····	三八
諭紀澤(作詩文須有超羣離俗之思)·····	三九
諭紀澤(俟季葬再來皖營)·····	三九
諭紀澤(研究韓公五言詩)·····	四〇
諭紀澤(勸妹能耐勞忍氣)·····	四一
諭紀澤(言孝以保身爲重)·····	四一
諭紀澤(學文須手鈔熟讀)·····	四二
諭紀澤(聞人賦囑批發還)·····	四三
諭紀鴻(須得老成者同伴)·····	四四
致十叔(不貪安適不圖豐豫)·····	四四
諭紀鴻(嫁女不應戀母家)·····	四五

諭紀澤（不可驚動官長）	四六
寄紀瑞姪（兄弟宜相勸勉）	四六
諭紀澤（一切以勤謙二字爲主）	四七
諭紀澤（將來金陵）	四七
諭紀鴻（進身之始務知自重）	四七
諭紀澤（試查封建考）	四八
諭紀澤（蒙恩封侯）	四八
諭紀澤（老人畏亢旱酷熱）	四九
諭紀澤（在船清理積攔之事）	四九
諭紀澤（當勉報隆酬）	四九
諭紀鴻（擇交是第一要事）	五〇
諭紀澤紀鴻（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	五〇
諭紀澤（教家之法）	五〇
諭紀澤紀鴻（絕好文字之長處）	五一
諭紀澤紀鴻（邵子四象說之分配）	五一
諭紀澤（陳刻廿四史頗可愛）	五二
諭紀澤紀鴻（作文氣勢須與揣摩並重）	五二

諭紀澤（拘苦疲困不能真有恆）	五三
諭紀澤紀鴻（姻事在湘陰成禮）	五四
諭紀澤（不可待碑成再定葬期）	五五
諭紀澤（書物取來應用）	五五
諭紀澤紀鴻（擬在寧多住幾時）	五五
諭紀澤（養生必須少惱怒）	五六
諭紀澤紀鴻（宜服膺聰訓齋語）	五七
諭紀澤（今冬亦可不回湘）	五七
諭紀澤（墓銘鉤刻）	五八
諭紀澤（聰訓齋語於養身有益）	五八
諭紀澤（聰訓齋語可卻病延年）	五八
諭紀澤（每十日宜寫一稟）	五九
諭紀澤（帶全唐文殘本韓文）	五九
諭紀澤紀鴻（可翻會典）	六〇
諭紀澤（辦事定講考據）	六〇
諭紀鴻（莫間斷學字之功）	六一
諭紀鴻（專講求八股試帖）	六二

諭紀澤（作字之法）	六二	諭紀鴻（近無多悔多愁矣）	六九
諭紀澤紀鴻（養生之法）	六二	諭紀鴻（須時作罷官衰替之想）	七〇
諭紀澤（稍留去思）	六三	諭紀鴻（奏請開缺）	七〇
諭紀澤紀鴻（用工不可拘苦）	六四	諭紀鴻（勿慢近鄰毋吝方便）	七〇
諭紀澤紀鴻（苦心作詩文經策）	六四	致歐陽夫人（當爲子孫榜樣）	七一
諭紀澤紀鴻（讀必手鈔熟必背誦）	六五	諭紀澤（一切不求珍異）	七一
諭紀澤紀鴻（宜從古文上用功）	六五	諭紀澤（詩文趣味）	七二
諭紀澤紀鴻（善保家風）	六六	諭紀澤（少年尤當勿生意氣）	七三
諭紀澤紀鴻（既知保養却宜勤勞）	六六	致歐陽夫人（作官偶然居家長久）	七三
諭紀澤紀鴻（讀史須習作史）	六七	諭紀澤紀鴻（示備不虞二重四課）	七四
諭紀澤紀鴻（責望太重萬不能不用心）	六七		
諭紀澤紀鴻（俱有志氣可獎成之）	六八		
諭紀澤紀鴻（家中須講求蒔蔬）	六八		
諭紀鴻（讀古文古詩當認貌觀神）	六九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訓

■ 諭紀鴻（願爲讀書明理人）

字諭紀鴻，兒家中之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

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

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咸豐六年九月廿九日）

■ 諭紀澤（讀書寫字之方法）

字諭紀澤，兒余此次出門，略載日記，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聞林文忠家書，即係如此辦法。爾在省城，僅至丁左兩家，餘不輕出，足慰遠懷。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

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爭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

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

至於作詩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彌不肯爲矣。

至於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力，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

科場在即，亦宜保養身體，余在外平安，不多及。再此次日記封入澄侯叔函中，寄至家矣。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開船，晉江西省廿一申刻即至章門，餘不多及。又示（咸豐八年七月廿一日）。

字諭紀澤：九月一日，劉會撰來營，接爾第二號信，並薛曉帆信，得悉家中母子平安，至以爲慰。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爲精當。爾現讀離婁，卽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沖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鄒叔明新刊地圖，甚好，余寄書左季翁，託購致十副，爾收得後，可好藏之。薛曉帆銀百兩，宜璧還，余有復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囑。（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學詩學字之方法）

字諭紀澤：十九日，曾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並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闌，考具皆齊矣。此時計已出闌還家。余於初八日至河口，本擬由鉛山入閩，進擣崇安，已拜疏矣。光澤之賊，竄擾江西，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卽在安仁屯踞。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十五日，余亦同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閩也。

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適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暇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入籟，湊拍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

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認識，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尙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銘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從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彌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閎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騁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諭。（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

諭紀澤（治經學賦習字法）

字諭紀澤：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內附隸字一冊；廿四日接澄叔信，內附隸臨元教碑一冊。王五及各長夫來，具述家中瑣事甚詳。爾信內言讀詩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釋謂爲勤，尙不數見，釋言爲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話，而不復顧文字之不安，如伐木爲文，王與友人入山，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疑螽斯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淫奔者，亦未必是。

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朱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爲辯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爲本朝之冠，皆自劄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

爾問時藝可否暫置，抑或他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且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恨別等賦示爾矣。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錄，律賦則有本朝吳穀人顧耕石陳秋舫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

之八股文略有興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

爾所臨隸書孔廟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元教碑墨氣甚好，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聳，吳子序年伯欲帶歸示其子弟，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以後專習真草二種，篆隸置之可也。四體並習，恐將來不能一工。

余癰疾近日大愈，目光平平如故。營中各勇夫病者十分已好六七，惟尙未復元，不能拔營進剿，良深焦灼。聞甲五目疾十愈八九，忻慰之至。爾爲下輩之長，須常常存個樂育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況兄弟乎？臨二昆八係親表兄弟，爾須與之互相勸勉，爾有所知者，常常與之講論，則彼此並進矣。此諭。（咸豐八年十月廿五日）

諭紀澤（宜研究天文之學）

字諭紀澤：二十五日寄一信，言讀詩經注疏之法。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接爾十一日安稟，具悉一切。爾看天文，認得恆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內恆星圖最爲明晰，曾繙閱否？

國朝大儒於天文歷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卜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是也。

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心壺既肯究心此事，可借此書與之閱看。五禮通考內有之，皇清經解內亦有之。若爾與心壺二人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以補余之缺憾矣。（咸豐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諭紀澤（宜繙閱校經書籍）

字諭紀澤：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稟，得知四宅平安。爾將有長沙之行，想此時又歸也。少庚早世，賀家氣象日以凋耗，爾當常常寄信與爾岳母，以慰其意。每年至長沙，須走一二次，以解其憂。耦庚先生學問文章，卓絕流輩，居官亦愷惻慈祥，而家運若此，是真不可解，爾輓聯尙穩妥。

詩經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經文本不合者，沅氏校勘記最詳，凡引經不合者，段氏撰異最詳。爾繙而校對之，則疑者明矣。（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諭紀澤（宜先看胡刻文選）

字諭紀澤：日來接爾兩稟，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難領會，爾可暫緩，即公穀亦可緩看。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遍，一則含英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

沅叔及寅皆先生望，爾作四書文，極爲勤懇。余念爾庚申辛酉兩下科場，文章亦不可太醜，惹人笑話。爾自明年正月，每月作四書文三篇，俱由家信內封寄營中，此外或作得詩賦論策，亦即寄呈。

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類。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成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此諭。（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諭紀澤（宜勉盡愛敬之道）

字諭紀澤：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而無稟來營，何也？少庚計信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刻？或倩人幫寫？非謂爾宜自惜精力，蓋以少庚年末三十，情有等差，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近想已歸家度歲，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象較之往年，迥不相同。

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抱憾；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懽。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

余爾有信教爾學作賦，爾復稟並未提及，又有信言涵養二字，爾復稟亦未之及。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爾宜一一稟復。余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尙書，諡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尙書，諡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

余自憾學問無成，有魏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中氏，則夢寐之際，未嘗須臾忘也。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家中無之；伯中氏所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皇清經解內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諭紀澤（用筆結體之兩端）

字諭紀澤：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得知一切。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慰！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尙當加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學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

用筆之意，只爲欠却問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爐，亦爲問架欠工夫。有志遂莫爾！以後當從問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問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問架，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問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問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

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今爾此信言業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卽一直看下去，不爲或作或輟，亦是好事。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國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爾思來營省覲，甚好！余亦思爾來一見。婚期既定五月廿六日，三四月間自不能來，或七月晉省鄉試，八月底來營省覲亦可。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沅甫叔向最羸弱，近日治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

諭紀澤（南北書法之派別）

字諭紀澤兒，廿二日接爾稟並書譜敘，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等，皆極贊美云：『爾鈞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鍼，動合自然等語。』余聽之，亦欣慰也。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

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徐季海之沉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

爾欲學書，須窺尋二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學趙書，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於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爾若能光大先業，甚望甚望！

制藝一道，亦須認真用功，鄧瀛師名手也。爾作文在家有鄧師批改，付營次有次青批改，此極難得，千萬莫錯過了。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可分送汪易葛三先生，及二外甥，暨爾諸堂兄弟。又舊宣紙手卷，新宣紙橫幅，爾可學書譜，請徐柳臣一看，此囑。（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諭紀澤（讀書宜先窺門徑）

字諭紀澤：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老莊，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

本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中所考訂之書，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

楊子曰楚辭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注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見然亦不滿三十種也。

余於四書五經以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攻。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穿精通略作劄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自悔愧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

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閩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之當面問答更易長進也（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諭紀澤（宜分類手鈔詞藻）

字諭紀澤爾作時文宜先講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沅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卽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閎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

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鉤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

爾文太無詞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即將所分之類，開列目錄，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爲大綱，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王道類爲大綱，則井田學校爲子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卽學問之捷徑也。此諭（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

諭紀澤（辨別尙書之正僞）

字諭紀澤：接二十九三十號兩稟，得悉書經注疏已看畢，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朝儒者如閻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尙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蓋秦燔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歌陽及大小夏侯所習，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尙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亦不傳於世。

至東晉梅頤，始獻古文尙書，並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卽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爲僞，至閻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僞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源委，王西莊、孫淵如、江艮庭三家皆詳言之，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編，並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得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卻宜求個明白。鄭先生講書，仍請講周易折中。奈圈過之鋼鑑，暫不必講，恐汙壞耳。爾每日起得早否？並問此諭（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